

<<蓝胡子的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蓝胡子的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5065088

10位ISBN编号：7305065080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0月

出版时间：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（加）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, Margaret Atwood

页数：279

译者：柴妞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蓝胡子的蛋&gt;&gt;

## 前言

1969年，在首部长篇《可以吃的女人》里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塑造了一个梦幻式的英语系研究生。

梦幻，因为放在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里，尽管二十六岁的他看上去只有“十五岁上下”，“像中世纪木刻中皮包骨的人像”，还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英俊富有、风流倜傥的男二号。

他符合现代审美的纤弱病态，患有时髦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，喜欢去洗衣房，看玻璃后翻滚的彩色衣服，心情烦躁时，通过熨东西才能抚慰自己。

学术和女人于他，每天相处继而生厌。

论文是沙发边散落的一摞纸，不能被触碰、不能被整理是它存在的唯一意义。

阿特伍德不承认《可以吃的女人》是自己的处女作，也拒不承认小说是女权运动的产物。

当那做成女人形状的蛋糕成功出炉，女主角一边狠狠地吞咽一边含恨道：“你一直在想方设法把我给毁掉，一直想方设法地同化我。

“我们对作者的撇清不再苟同。

女权唯一的好处是，小说的结尾并不罗曼蒂克，从未婚夫那里逃跑之后，在大雪中破旧小旅馆的肮脏毛毯下，男女主角的性爱毛躁而尴尬，让人失望又在情理之中。

阿特伍德用敞开的结尾，避免让女主角只是简单地易手。

伍尔芙说作家分两种，天生讲故事的和自觉讲故事的。

《可以吃的女人》展现了阿特伍德最基本的能力，她是自觉讲故事的人。

也因为自觉，阿特伍德几乎自寻烦恼地，建筑了一个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
三十岁之前，她并不完全知晓，如何给不合情理的细节铺平道路。

1983年，阿特伍德四十四岁，短篇小说集《蓝胡子的蛋》出版。

之后阿特伍德长篇作品中重要的关键词和技法，在《蓝》中均有出现。

蓝胡子是一则暴虐的民间传说，长着蓝胡子的贵族，用斧头将女人们砍成碎块，这样扭曲骇人、又充满莫名快感的故事，被法国人查尔斯·佩罗改编成了童话。

《蓝胡子的蛋》与童话无关，没有丑陋的丈夫，没有城堡、谋杀与复仇。

它是女人说给女人听的寓言，比之《欲望都市》类的女人心态，少了一惊一乍的语气词，省略了捉奸在床的高潮，它更老旧，平淡收敛，点到为止。

这一类故事，可以仔细收入书柜而不被人耻笑。

十二篇一万字左右的短篇中，四篇（《母亲生命中的关键时刻》、《黑兹尔飓风》、《寻找斑叶兰》和《出土套房》）是对父母生活的回忆，几乎看不出虚构的痕迹。

它们呼唤出这样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有两代间的情长，“我”有时是独生女，有时有个特立独行的兄长，我与父母相聚又分离，记忆统统糊在了一起，每次回娘家，总是早早地上床，永远不知道醒来时会是哪一年。

会不会是二十年以前，或者二十年以后？

是在我结婚之前，还是我的孩子——十岁了，正在朋友家玩——已经长大离家？

我睡觉房间的墙粉上有一块缺口，看上去像一只侧面的猪脑袋。

它一直在那儿，每次我回到这里都要寻找它，以稳固自己，抵挡那一时刻，越来越快从我身边飞逝过的时间。

我的这些访问全都糊在一起。

（《寻找斑叶兰》）亦有建筑于现实和虚构两种不同职业在家庭中和睦相处。

植物学家的父亲，对整个世界抱着慈悲而清晰的见解。

阿特伍德本人喜欢科学，而作为科学家父亲亦喜欢文学，酷爱阅读小说、文学、历史：父亲学习历史。

波兰人说他知道的波兰历史比大多数波兰人多，希腊人说他知道的希腊历史比大多数希腊人多，西班牙人说他知道的西班牙历史比大多数西班牙人多。

考虑到世界上总人数的平均知识，或许真的是这样。

## &lt;&lt;蓝胡子的蛋&gt;&gt;

只有他一个，在我认识的人中间，从过去经验的基础上，成功地预言了阿富汗战争。

其他还有什么人真的在意呢？

（《出土套房》）阿特伍德在兰登书屋的采访中说，“我们都是不偏食的人……连麦片粥的盒子都要看，没有语述是微不足道的。

“小说与科学均起自相同的问题：如果、为何及怎样。

她的母亲大方淡定，对安营扎寨的迁徙生活毫无怨言。

这样一个身处自然的家庭，让人想起E·B·怀特的《重游缅湖》，与怀特的心平气和不同的是，这些自然崇拜中，有种贯穿始末的末日恐惧。

阿特伍德坚信情感是最大的驱动力，摧毁城市的是仇恨，不是炸弹，重建它们的是希望，不是砖块。

危机感扩散进另八篇虚构的短篇里，成就了形形色色的担忧。

除了《蛙之春曲》里唯一的男性视角，除了“一对果蝇不受限制地繁殖，用多少个星期，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三十二英尺深”之外，亦有女性的愁伤，被男性忽略抛弃，付出却没有与之对等的回报。

即便她们有非常现代的独立外壳，成功的陶艺家，无所畏惧的大学生，画家，却胸怀主妇才有的忧愁。

这些忧愁到了1985年，凝聚成长篇《使女的故事》，拿女人的生殖能力大做文章。

阅读虚拟的基列共和国，无时无刻不让人想到《一九八四》。

等到《盲刺客》、《秧鸡与羚羊》这些小说一并问世，很多人给阿特伍德贴上了“反面乌托邦”

（Dystopian）的标签。

作为乌托邦的女性书写者，阿特伍德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野心。

她带着满怀慈悲的心伤，抱着科普的态度，描述末日。

1988年的《猫眼》，几乎是从《蓝》中辐射而出。

《日出》靠画男性生殖器出名的女画家伊冯。

看上去像三十，打扮得却像二十，不过有时候她看上去像四十，打扮得像五十。

她的年纪取决于光线，她的穿着取决于心情，心情取决于那天看上去多大，而这又取决于光线。

是一种微妙的相互影响。

（《日出》）变成了女主角伊莱恩，她的哥哥是《黑兹尔飓风》里的兄长，《丑脸》里的乔尔成了乔，阿特伍德人物的重复总是带着更加致命的精准度。

伊冯的脆弱，兄长的孤僻，延续了一个女孩的童年。

所谓猫眼，不过是小孩子玩的弹子，与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里阿孝埋进树根里的弹子一样，折射出一盘散杂，却并不见得美好的世界。

通过它，这孩童时遗留下的一小粒残骸，阿特伍德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读者群。

《猫眼》中的坏女孩科迪莉亚，在1993年的《强盗新娘》中得到了最彻底又最离奇的发展。

像序言中的引语一样，“不咬人的响尾蛇无法给人教训。

“泽尼亚，一个美貌到惊人、满嘴谎言的女人，将另三位女子的爱人分别抢走，再抛弃，使三个含恨的女人，凝结成一个有相同苦难经历的团体。

《强盗新娘》是阿特伍德可读性最强的小说，仇恨延绵不绝，情节节奏堪比abc频道的黄金强档。

这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，紧凑却细节丰富并不简陋。

描述女性生活中情感危机的能力，阿特伍德在《蓝胡子的蛋》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早有所展露。

《盐晶花园》中，对于核战争的恐惧，奇怪地掌控了一个女人的私生活；到了《美洲红鹳》中，一段疲倦的中年情感，却因为牙买加鸟儿的稀世景象，重新点燃。

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，既有趣，又灼人地诚恳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敏锐地捕捉到，支配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力量，及指导这些关系的强大情感。

喜欢她的人，可以用这本小说集重温旧梦。

书很薄，三百页不到。

搭地铁，在咖啡馆里作态，没别的书比它更合适。

## <<蓝胡子的蛋>>

### 内容概要

一个男人，发现周围的女人们越变越苍白，越变越沉默，越变越小；对于核战争的恐惧，奇怪地，掌控了一个女人的私生活；一段忧郁的青少年之恋，被一场飓风洗劫一空，而一段疲倦的中年情感，却因为牙买加鸟儿的稀世景象，重新点燃..... 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，既有趣，又灼人的诚恳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敏锐地捕捉到，支配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力量，及指导这些关系的强大情感。

## <<蓝胡子的蛋>>

### 作者简介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，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，早年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度过，1962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，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。

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，其作品迄今已在全球35个国家出版。

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，其中包括小说、诗歌与批评散文。

她的小说《女仆的故事》、《猫眼》与《别名格雷斯》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普雷米欧·蒙德罗奖；《瞎眼刺客》曾获2000年英国布克小说奖。

译者简介：柴妞，原名叶子，南京人，1984年生，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。

<<蓝胡子的蛋>>

书籍目录

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黑兹尔飓风露露；或，语言的家庭生活丑脸艾玛的两则轶事激流漩涡凌波微步  
蓝胡子的蛋蛙之春曲美洲红鹈盐晶花园寻找斑叶兰日出出土套房

## &lt;&lt;蓝胡子的蛋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母亲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母亲很小的时候，有人给了她一篮子小鸡作为复活节礼物。结果它们全死了。

“我不知道不可以捉它们，”母亲说。

“可怜的小东西。

我把它们放在板上排成一排，小鸡腿直直地伸出来，像拨火棒。

我对着它们哭泣，我到死都会爱它们。

”或许，母亲是要通过这个故事，表明她的愚蠢，和多愁善感。

我们得明白，她现在不会做这样的事了。

或许，这是对爱之天性的一种解读；不过，了解母亲的话，便知道这不太可能。

母亲的父亲是个乡村大夫。

那个年代没有汽车，他驾驶一整队马，一辆轻便马车，驰骋在他的地盘上。

没有除雪机，他驾着马队，拉着雪橇，穿越暴风雪雨，午夜时分，赶去那些点着油灯的人家，接生。

水在木炉灶上滚着，法兰绒褥子在碗架上热着，孩子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。

他的诊所就在家里。

母亲儿时，总看见人们穿过门廊来到诊所门口，紧握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——拇指，手指，脚趾，耳朵，鼻子——都是不小心被砍掉的。

那些人将这些重伤的部分紧按在生疼的残肢上，仿佛它们能像生面团一样粘住。

他们巴望着外祖父能把它们重新缝回去，治愈斧头、锯子、刀以及命运赋予他们的伤口。

母亲和她的妹妹会在紧闭的诊所门口游荡，直到被嘘走。

门背后传来各种呻吟，被捂住的尖叫，救命的哭喊。

对于母亲，医院从不是个有魅力的地方，疾病侵占了休息日与假期。

“千万别生病，”她说，而且说到做到。

她几乎从没病过。

可有一次，她差点死掉。

她的阑尾破了。

得由外祖父来做这个手术。

事后，他说开刀的人不该是自己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。

这是母亲在讲述外祖父时，少有的承认其软弱的时刻。

通常，他被描述得很严肃，管这管那。

“不过，我们都尊敬他，”她说。

“他到处被人尊敬。

”（白母亲的少年时代起，这个词的地位下降了一些。

它曾经比爱还重要。

）是别人告诉了我外祖父开麝鼠场的故事。

他怎样和母亲的一个叔叔，在房产后面的沼泽中圈起栅栏，将母亲未出嫁姑姑的积蓄投在麝鼠身上。

原本打算这些麝鼠们繁殖后，做成麝鼠大衣，可邻近的一个苹果农在上游冲洗他的喷虫器。

麝鼠们全被毒死了，像门钉一样死得透透的。

这发生在大萧条时期，绝不开玩笑。

她们年轻时——如今多少岁都可以说是年轻，不过我指的是七八岁——母亲和她的妹妹有一间树屋，在那儿她们玩洋娃娃的茶话会之类的游戏。

一天，她们在外祖父的医务室门外找到一整盒漂亮的小瓶子。

这些正要被扔掉的瓶子，被母亲（她平生最讨厌浪费）挪进了洋娃娃的房子里。

瓶子里灌满了黄色的液体，她们也没倒掉，因为看上去特别漂亮。

结果这些都是尿样。

“为了这个我们挨了一顿臭骂，”母亲说。

## &lt;&lt;蓝胡子的蛋&gt;&gt;

“但我们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母亲一家住一座邻近苹果园的大白房子，在新斯科舍省。

有一座仓房，一座马车库；厨房里有储藏室。

母亲能记起那个没有面包店的年代，面粉桶装运来，所有面包都在家里做。

她能记起听到的第一条收音机广播，是一支哼成歌的袜子广告。

房子有许多间。

尽管我去过那儿，尽管我亲眼见过，还是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间。

部分房间关着不用，或只是看上去如此；房子后面还有楼梯。

过道通向四面八方。

五个孩子住在里面，一双父母，雇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女孩，两人的名字和长相经常变。

房子的结构分等级，外祖父住顶楼，但私密的生活——有派的酥皮，干净的褥子，亚麻衣橱里碎布盒的生活——却是女性的。

这房子，以及里面所有的物体，带着静电噼啪作响；退浪冲刷着它，空气因为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变得凝重。

像一节空的原木，一面鼓，一所教堂，它扩大着，六十年前轻语的对话，到了今天还能听个朦胧。

在这所房子里，你必须呆在餐桌前，直到吃干净盘子里的每样东匿。

“妈过去经常说，‘想想那些正在挨饿的亚美尼亚人，’”母亲说。

“我没看出吃了我的面包皮，如何能对他们有点帮助。

“就是在这所房子里，我第一次看见一束插在花瓶里的燕麦，每一粒燕麦都裹着漂亮的银纸，银纸是小心翼翼从一盒巧克力中收集出来的。

我以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绝妙的东西，并开始自己收集银纸。

但我从未有过机会裹燕麦，也不知道该怎样裹。

像其他许多消亡文明的艺术形式，这门手艺已经失传，再也无法被完整地复制了。

“圣诞节我们有橙子吃，”母亲说。

“从佛罗里达一路运来；非常昂贵。

在长袜子的脚趾里发现一只橙子，是一大乐事。

想起它们有多好吃，现在也觉得很有趣。

“十六岁时，母亲的头发长到可以坐在上面。

那时候女人们都剪短发；快到二十年代了。

母亲的头发让她很头痛，她说，可我严厉的外祖父禁止她剪发。

一直等到有个周六，她得知他要去牙医。

“那时候没有冷冻剂，”母亲说。

“钻头由一个脚踏板带动，转起来嘎吱，嘎吱，嘎吱。

牙医自己有一副黑牙，他嚼烟叶，一边在你的牙齿上作业，一边把烟叶汁吐进一只痰盂里。

“说到这儿，善于模仿的母亲模拟钻头和烟叶汁的声响：“啞！

啞！

啞！

啞！

啞！

啞！

啞！

太痛苦了。

后来有了止痛气，简直是天赐的拯救。

“母亲跑进牙医的诊所，外祖父坐在椅子上，疼得面色发白。

她问他能不能把头发剪了。

他诅咒着说她干什么都行，只要她赶紧滚蛋别再烦他。

“于是我马上出去，把头发全剪了，”母亲得意地说。



<<蓝胡子的蛋>>

“他气疯了，后来，可他还能做什么呢？  
他自己答应的。  
”

<<蓝胡子的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一位有伟大天赋的小说家，诗人。

”——《卫报》 “老练，含蓄，考究，严厉，灵活，坚定，原始还是宽大……它们都是生命全盛时期的故事。

”——《晤士报》 “对两性之间的战争作出了杰出的回应，以从未有过的智慧，描写为诗人们烤面包，和自己的会计师上床的女人们，描写她们的渴望与缺陷，将她们对坏男人的偏好，归结于无畏，归结于她们不知道，自己让母亲们多么担惊受怕。

”——《观察报》

<<蓝胡子的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